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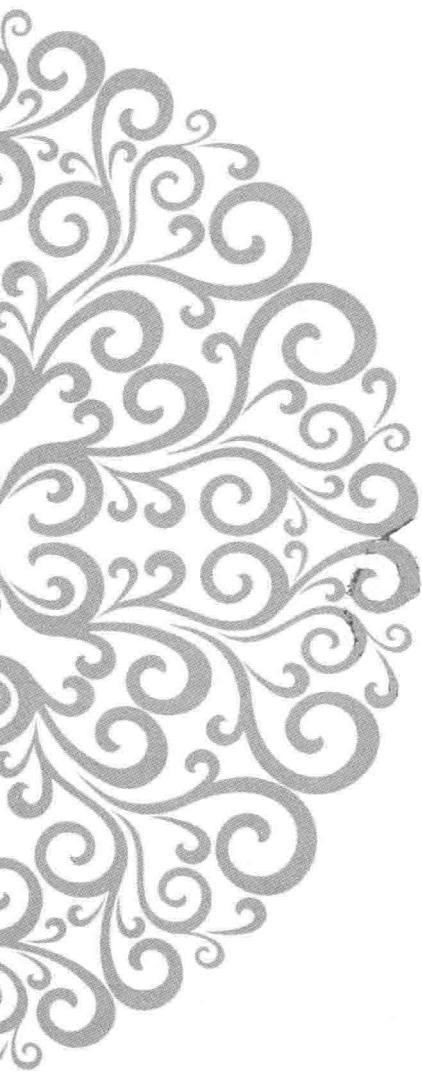
黄道周

黄道周

青禾◎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黄道周

青禾◎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道周/青禾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615-5009-0

I. ①黄… II. ①青…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239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xmupress.com](mailto: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1.25

字数:302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令人感叹的时代	1
一、黄道周的“字”	2
二、黄道周让我发现一个曾经的大漳州	4
三、黄道周朋友们眼中的漳州	8
四、黄道周时代,外国人眼中的漳州城	11
五、黄道周走在万历年间漳州的大街上	13
六、走在漳州街上的黄道周可能遇见外国人吗	20
七、黄道周的朋友中,不乏与洋人打交道的人	21
八、对于海上吹来的风,黄道周有什么感觉	25
九、传统的巨大惯性与文化教育的繁荣	32
十、历史与黄道周的双重尴尬	36
第二章 一个学富五车的文化人	43
一、童年黄道周与铜山书院	43
二、书院之外,黄道周的老师们	48
三、黄道周的第一篇文章	50
四、少年黄道周的异常之举	55
五、青年黄道周的“华丽转身”	59
六、漳州拓展了青年黄道周的视野	66
七、好大一棵树	71
八、多彩霏云居	73
九、搬家、结婚、建房	78
十、坎坷的科举之路	80

十一、作为学者的黄道周·····	86
十二、黄道周的政治理念·····	98
第三章 一个中年学者遭遇两个少年天子·····	102
一、黄道周本来想在京城好好当官 ·····	103
二、特立独行的黄道周选择离去 ·····	109
三、有为青年朱由检 ·····	113
四、出山前的黄道周 ·····	116
五、多重误解中的君臣关系 ·····	120
六、在京城听调的日子 ·····	129
七、《放门陈事疏》与削籍为民 ·····	135
第四章 精彩的重生岁月·····	145
一、曲阜的反思 ·····	145
二、南京天象台的执着 ·····	148
三、重生，儒道之间·····	153
四、老朋友相会 ·····	155
五、大涤书院 ·····	157
六、平静的乡间生活 ·····	160
七、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黄道周 ·····	164
八、黄道周与《王文成公集序》·····	171
九、黄道周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	176
十、黄道周对裴度、李泌情有独钟·····	183
十一、闻警出山 ·····	188
第五章 仕途的辉煌与执着的深渊·····	196
一、北上的黄道周思绪飞扬 ·····	196
二、黄道周的好运气 ·····	205
三、黄道周上疏与第二次升官 ·····	209
四、作为回报，黄道周连连上疏·····	216
五、朱由检的宽容与黄道周的再次升官 ·····	220
六、入阁的可能与黄道周的预感 ·····	223

七、连上三疏与平台召对	229
八、降六级处分,离京南下	239
九、带着些许遗憾与无奈的黄道周	241
十、再过一次平静的乡间岁月	244
十一、解学龙好心成祸事	248
十二、“就逮”的风光与疏救的壮举	252
十三、“西库”和“北寺”的日子	261
十四、狱中的辉煌	267
十五、患难见真情	274
十六、赴戍与复职	276
十七、文人眼中的黄道周	281
十八、最后的教育生涯	287
第六章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294
一、无奈中的希望与希望中的无奈	295
二、从失望到离去	302
三、南京的失落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306
四、黄道周遭遇朱聿键	309
五、拥立唐王,当上首辅的黄道周	315
六、隆武朝实力派郑芝龙	318
七、黄道周“自请行边”	321
八、悲壮的一搏	324
九、郑芝龙的叛变与隆武朝的失败	331
十、纲常万古,节义千秋	333
十一、说不完道不尽的黄道周	342
十二、意外的尾声	345
参考文献	349

第一章 一个让人感叹的时代

青青陵上松，郁郁涧中柏。虽历千万古，不改苍苍色。

——黄道周《松柏》

计吾生年以来，未有一言一事内不可告于妻子，外不可告于朋友，幽不可告于鬼神，明不可告于黎献者。

——黄道周《赴逮与兄书》

有的人为自己活着，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的人为别人活着，说，“己欲立而立人”；有的人为金钱活着，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的人为理想活着，说，“人无志，非人也”。

黄道周是一个为理想活着的人，他以天下为己任，他为一个美好的社会而奋斗，他理想中的美好社会是一个君主圣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康的社会。

可惜黄道周生不逢时，他生在一个君主不明、政治昏暗、小人当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大厦将倾的时代。“小鬼狰狞大鬼哭，万民涂炭丑夷强。明明天子悲孤立，衮衮公卿竞利忙。今日不思弥罅漏，他年何以作堤防。可以拾处需收拾，莫使神州叹鹿亡。”这首诗是他对那个时代的描绘与担忧。

黄道周生活在400年前的晚明。他不是一个一般地为理想活着的人，他是一个把理想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清醒而执着的追求者。他写过一首《松柏》诗：“青青陵上松，郁郁涧中柏。虽历千万古，不改苍苍色。”他就是陵上松、涧中柏，历尽风雨和时间的考验，依然“不改苍苍色”。

面对残酷的现实，为了理想的实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虽九死而不悔。这就是黄道周。黄道周的一生充满

悲剧色彩，伟大与崇高是悲剧的底色。

漳州人黄道周感天动地，光照史册。

而让我十分感叹的是，黄道周生活的时代，竟然是一个十分开放的时代。

一、黄道周的“字”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我读《明史·黄道周传》，不料第一句话便卡住了，“黄道周，字幼平”，字幼平，不对吧。我在《漳浦县志》上读到的是，“黄道周，字幼玄”，是“幼平”，还是“幼玄”？我找《漳州府志》，翻开，却是另外一个说法，“黄道周，字幼元”，这一下有点傻了，三本史书三个说法，认谁的？于是到图书馆，找当代人的说法，我找到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比较权威，找到关于黄道周的那一节，这样写道，“黄道周（1585—1646年），字幼玄（又作幼元、幼平）……”看来，三个“字”学者们都认可。过后心里总有点不踏实，假如时光倒流400年，黄道周认不认？只好暂时“存疑”。

一个月后，我读到一本漳州市图书馆编印的《螺壳斋诗文选三集》，豁然开朗。作者黄超云，民国时期任过黄道周家乡的县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文史馆馆员。黄超云先生生于1917年——我对1917年有很深的记忆，因为我的父亲也生于1917年，更因为，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年份，那一年，俄国发生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毛泽东教导过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黄超云先生学识渊博，他说，“石斋公本字幼玄，为避玄烨讳，改字幼元。反清烈士，竟避清康熙讳，大是笑话。又字幼平，恐不实，石斋公第四子字平，何得父子同字？”

石斋，是黄道周的号。现在明白了，黄道周，字幼玄，为避讳，改为幼元，改是别人改的，与黄道周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后人强加

给黄道周的，黄道周泉下有知，一定很愤慨。这不是笑话，这是历史的尴尬。

我所阅读的《漳浦县志》最早修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万历七年(1579年)重修，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续修，这个时候黄道周已经21岁了，所以保存了原来的面貌，“字幼玄”。在清代虽有几次重修、续修，或出于惯性或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改动。再读明人洪思《黄子年谱》、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都说黄道周字幼玄，确信之。这幼玄的“玄”字，让我想起黄道周终身对《易经》的执着，其间似乎有某种“玄机”。

众所周知，《明史》是清人撰写的，而我所读的《漳州府志》是清光绪三年(1877年)编修的，避讳是很自然的事。

后来，我又读了侯真平先生的《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明白了，幼平也是黄道周的字，有几幅黄道周书画作品款下钤有“幼平”朱文印为证。看来，《明史·黄道周传》讳只避了一个“幼玄”，留下一个“幼平”，比《漳州府志》要高明得多。而黄超云老先生之“又字幼平，恐不实，石斋公第四子字平，何得父子同字？”是受了道光年间曾省等人的影响，但黄超云先生还是很慎重的，只说“恐不实”，没有下定论。

“避讳”是中国文化传统，自古有之。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满族，入主北京之后，学习和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包括“避讳”，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无可厚非。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文化的包容、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是很自然的事，没必要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从某一个角度去加以苛求。

在《黄子年谱》和《漳浦黄先生年谱》中，还提到黄道周，字幼玄，一字细遵，初字螭若。这两部年谱是我们谈论黄道周的重要依据，而关于“螭若”，《漳浦黄先生年谱》还有一个神秘主义的解释：“妊娠之夕，青原公(黄道周父亲)梦金甲金斧拥神人而至，故先生《续骚》之词曰：‘始龙梦彼干精兮，嵌缪锱其若铠；趯崢嶸而磬礴兮，旋盘礴于腑内。’龙为父称，故先生初字曰螭若也。”

从“幼玄”变成“幼元”，作为历史人物的黄道周泉下有知可以愤愤不平，而作为当代人，则要取平和的态度，幼玄也好，幼平也好，幼元也好，就是黄道周这个人。我想，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的表述，为我们树立一个平和与宽容的典范——“黄道周（1585—1646年），字幼玄（又作幼元，幼平），又字螭若、细遵，人称石斋先生”。

二、黄道周让我发现一个曾经的大漳州

黄道周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二月初九日生于福建漳州府漳浦县铜山所深井村。民国五年（1916年），以铜山本岛及周围42个小岛，加上古雷半岛另立东山县，所以，现在有人称黄道周为东山县人。

黄道周的家乡，自古以来，一直隶属漳州。

现在，人们津津乐道于经济特区厦门，乐道于厦漳泉同城化。提起漳州，往往会说，在厦门边上。而当时，在黄道周生活的年代，漳州名气远在厦门之上。所谓风水轮流转，是也。

漳州在明代名气很大，大到当年海上霸主西班牙的航海图上，都不得不标上漳州，大到南洋许多岛国城市的地名、街道名，都以漳州的地名、人名为名。因为漳州港（月港）是宋元时期泉州港衰落之后的东方大港，在明朝中后期，漳州港兴旺近一个半世纪，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的漳州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

在黄道周出生的那一年，也就是1585年，经罗马教皇西斯特五世和西班牙国王陛下的特许，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编撰的《中华大帝国史》在罗马问世。这本书原来有个很长的名字：《据中国史书记载以及走访中国的教士和其他人士记述编撰的中华大帝国奇闻要事、礼仪和习俗史》。这部著作的出版和一再再版，对于西方人了解和认识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9年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西班牙期间，曾专程到塞

万提斯学院总部参观，并发表了关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精彩演讲。在回顾中国与西班牙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时，温总理特别指出：“16 世纪末，西班牙人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是西方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概况的著作，在欧洲引起轰动。”

《中华大帝国史》出版 400 年后，被何高济先生从英文版转译成中文，并于 1998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1 年 6 月，由孙家堃教授直接从西班牙文原文译成中文的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同年 11 月，我从当当网上购得了这部著作。

我之所以对这部著作很感兴趣，是因为我听说，这部著作中提到了明朝时期的漳州。在漳州人黄道周出生的那一年，有一部西方出版的著作讲到漳州，这要是换了别人，也会感兴趣的。

但是我在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找不到黄道周的故乡漳州，这里提的是泉州，这让我有点失落。我不甘心，仔细阅读，发现了一个疑问。这部著作第二部第二卷，是西班牙驻菲律宾方济会会士佩德罗·德·阿尔法罗神父等三人的中国行记，记述他们从菲律宾到广州、福州，途经泉州，最后从一个叫“Aytim”城的港口出发，经澳门回马尼拉。第十五章提到，“主显节的第二天，晴空万里，我们的人乘坐帆船，在另外两艘船的护卫下离开 Aytim 城的港口。尽管当时正值冬季，好天气也没有持续很久。当天，他们驶达厦门——从 Aytim 到厦门陆路相距 6 里格。”

我在这里停顿了好久，按照书中对“里格”的注解，“1 里格约等于 5572 米”，6 里格，大约是 33 公里。什么地方离厦门陆路约 33 公里呢？不可能是泉州的某个港口，倒可能是漳州的月港。如果是月港，那么，前文中的“泉州”就有可能“漳州”之误。

后来，我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廖大珂先生的论文《16—18 世纪初欧洲地图中的 Chincheo 港》中了解到，Chincheo 源于泉州，最初指围头半岛，位于泉州地界，但是，“由于葡萄牙人贸易中心的南移，欧洲人对 Chincheo 的地理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 16 世纪后半期开始，

在欧洲人的地图中，Chincheo 不再用来指泉州南部地区，而是指漳州，尤指九龙江入海口南岸的葡萄牙贸易的月港地区。”这让我坚定了自己的疑问。

几天后，我从漳州市历史学会名誉会长陈自强先生那里借得中华书局 1998 年 7 月出版的何高济先生翻译的《中华大帝国史》。我在阅读这部书的时候，终于看到了“漳州”。同是第二部第二卷第十四章，我看到这样的文字：“决定去吕宋的人赴漳州城，途中他们看到很多河流和城镇，还有其他特殊的東西。”阿尔法罗一行是在 1579 年 12 月 6 日，礼拜天来到“宏伟巨大的漳州城”的。

是的，西班牙人阿尔法罗他们在 1579 年来到了漳州城——这时离黄道周出生还不满六年，他们为漳州城的宏伟巨大而惊叹。

作为漳州人，我从来没有认为漳州是宏伟巨大的。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家乡是一座小巧玲珑的闽南小城。这几位外国人是来自马尼拉来的，他们刚刚到过广州、福州，他们是有比较的，“宏伟巨大”是赞叹而不是夸张。在前面提到的另一个版本上，虽然错把漳州当泉州，但使用的语言仍然是赞叹的——“尽管我们的人很想参观一下泉州城，看看它的宏伟之处”。可见“宏伟”的确是他们的观感。我想我们必须回到 16 世纪中期的漳州，才能体会到黄道周时代漳州的“宏伟”。

其实，印证 Chincheo 在当时就是指漳州还有更为直接的例子。也是何高济先生，他在翻译英国人 C. R. 博克舍编注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 1990 年版）一书的附录中，再次提到“他们的行程详情无疑地表明，他们的‘Chincheo 城’只能是漳州。第二个例子见于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编纂的未刊行的葡中词典，其中在 Chincheo 一名前他写出了中国字漳州”。

我还想提到的是，何高济先生翻译的另一部西方人的著作，葡萄牙人奥伐罗·塞默多（汉名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这位曾德昭先生与黄道周一样，生于 1585 年，只是他不生在中国，而是生在葡萄牙的尼泽城。此人先后在中国的杭州、嘉定、上海、南京、西安布道，他在书中说：“广东的旁边叫做福建省，是

第四个省,或者叫另一个名字漳州(Chincheo)……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的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到马尼拉、日本,特别是能够看得到的台湾岛(顺风 24 小时可达),与荷兰人交易。”

当我津津乐道 16、17 世纪的漳州时,有位朋友(这位朋友是毕业于天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送给我另一部外国人的著作,他说,这里也有漳州。这是罗马尼亚人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他在 1675 年作为俄国使节出使中国。他记载的漳州虽然比黄道周生活的年代晚了几十年,但我想,情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在《中国漫记》(蒋本良、柳凤运译,中华书局 1990 年版)中这样写漳州:

……漳州府(Hanheu),建于九龙江(Hang)岸,江上有一座大石桥,桥下有三十六个高大的桥孔,桥身十分宽大,所以桥两侧还建有宫殿式的房屋和货摊,出售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地的商品。府城下辖十个小城镇。城里发现好些带有基督教标记的石块,如十字架、神像、救世主像、圣母玛丽娅像等等。还发现有汉白玉十字架。此外,耶稣会士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本用古拉丁文书写的圣经,但是收藏这本书的官员无论如何不肯出售这本书,因为中国人把古董视为无价之宝,尤其是古籍。这个城市人口稠密,装点有各种风格的建筑,商人极为富裕,居民非常灵巧,是各种行业的能工巧匠。这里生长的橘子是世上无与伦比的,味如香葡萄,不但新鲜橘子味美,橘子干也十分香甜可口。橘子销遍全国,还销往国外。山上有一块挺拔高大的岩石,没有任何人能推动它;但是每当风暴来临,它便左右摆动,以作预报。漳州、漳州、漳州……16、17 世纪的漳州,在西方地图上频频出现,在外国人眼睛里闪闪发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伟大的生命在漳州悄然诞生。³

当漳州昔日的辉煌淡出人们视野,黄道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符号,越来越为世人瞩目。

三、黄道周朋友们眼中的漳州

西方航海图上频频出现的漳州，在当时的漳州人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对于当年漳州的描述，最生动莫过于黄道周的朋友张燮了。在《清漳风俗考》中，张燮这样写道：

……城闾之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心手俱应，又或别市方物，贸易而时盈缩焉。四方环视，大有可观，前此未有也……甲第连云，朱甍画梁，负妍争丽，海滨饶石，门柱庭砌，备极广长，雕摩之工，倍于攻木砖植设色也……人无贵贱，多衣绮绣，意制相诡，华采相鲜……尝见隆万初年布衣，未试子衿，依然皂帽，今则冠盖相望于道，不知何族之弟子也……若夫行乐公子，闲身少年，斗鸡走马，吹竹鸣丝，连手醉欢，邀神辽旷，虽妨本业，然亦足鼓吹盛世，点缀丰年，不容此无以见太平已……

这是一座繁荣而近于奢靡的城市。这样的城市从哪里来？来自于月港的贸易之盛。黄道周的另一位朋友周起元，在为张燮的名著《东西洋考》作序时，如是说：

我穆庙（明穆宗）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剥賒艘，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正如周起元说的，漳州商人“视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视异城风景如履户外”，他们行走于南洋，或贸易或采矿，从中获利。黄道周的另一位朋友高克正在《折吕宋采金议》中说：

……澄民习夷，什家而七。问机易山……辄云海上开采，岁输精金十万，白金三十万，将取之寄，抑输之神乎……

而黄道周的另一位忘年交郑怀魁则在他的《海赋》中对漳州商人寄予极大的热情：

富贾巨商，捐亿万，加饕餮，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篷，约千寻之修缆，筑天后之崇宫，建族鼓之行列，启八窗之玲珑……鸣金鼓，发棹歌，经通浦，历长洲；触翻天之巨浪，犯朝日之蜃楼；献馐饔于七洲之水，焚毛羽于双仑之丘，望夕晖之落云，知明发之多魑，聆水声之渐响……

那是一种怎样的气魄与胸怀！

黄道周的朋友们看到的，黄道周自然不会没有感觉。黄道周的几位朋友，将在以后陆续出现在黄道周的生活之中，和他一起感受漳州的繁荣。

当我们和黄道周一起站在16世纪中期的漳州时，我们似乎应该用现在的眼光来扫描一下当时漳州的繁荣。

泉州作为一个外贸港口，从唐朝到宋元，特别是宋元时期，风光了大几百年，影响深远。但是，到了明朝，泉州港衰落了。泉州港衰落的原因有种种说法，比如明王朝的“海禁”与倭寇的骚扰，世界海上贸易格局变化，晋江泥沙沉积、河床上升，泉州地面的不安宁，等等，终归，泉州港衰落了。

在泉州港衰落的同时，漳州港悄然崛起。大明王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使中国所有的港口衰落了，唯有地处闽南的漳州港悄然崛起。为什么？因为漳州港原先是个不被政府认可的走私港。

明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分工进一步加强，商品的种类与数量日益增多，商品经济更加活跃。明代前期开始实行的、由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至此已形同虚设，私人海外贸易在东南沿海一带兴起。福建由于多山少田靠海，又接近东南亚各地，人们长期以来养成了出海谋生、海外经商的习惯，海外贸易与沿海地区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当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所云：“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明朝统治者厉行海禁使漳泉一带百姓的生计受阻，他们纷纷冲破官方设置的牢笼，到海外从

事走私贸易，正可谓“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缚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其久潜踪于外者，既触纲不敢归，又连结远夷，乡导以入，漳之民始岁岁苦兵革矣。”这后面的一段话引自张燮的名著《东西洋考》。我们可以看出，漳州人的走私，有点“官逼民反”的味道。

月港在漳州城东南 50 里，“外通海潮，内接淡水，其形如月，故名”。我曾经的同事、闽南师范大学郑镛教授认为，月港位于九龙江出海口，处在海上交通和内河交通之要冲，“海舟登最易”。其具体港口从海澄港口（今港口村）起，沿南港顺流往东，经海门，至九龙江口的圭屿，从圭屿抵厦门港，后经担门分路驶向汪洋。月港僻处海隅，原为龙溪八九都地，“封畛遐旷，实逼海口”，“官司隔远”“威令不到”，政府势力鞭长莫及，是经营走私贸易的理想所在，加之百姓素有下海通番的习惯，明代中叶成为海上贸易中心地区之一。正统景泰年间（1436—1456 年）月港已是“居民多货番且善盗”，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6 年）月港已呈“人烟辐辏，商贾咸集”“风回帆转，宝贿填舟”的繁荣景象，成为“闽南一大都会”，有“小苏杭”之称。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 年）月港“豪民多造巨舶，扬帆他国”，“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月港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民间走私海外贸易港。这时期，月港私造的双桅过洋大船，来往暹罗、马六甲、彭亨、日本等国，“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络绎于海上”。广东、浙江的海商也于“漳泉等处造船卖货”，由月港“入番”。葡萄牙、日本等国的商船也常抵月港门户浯屿、料罗湾、南澳等，有时多达十几艘，“月港商贾辄往贸易，禁之不可”。月港一时繁荣，“民居数万家”，“人货汇聚”，“方物之珍，家贮产峙”，“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

隆庆元年（1567 年），应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之要求，明朝当局宣布在月港有条件地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标志着明代朝贡贸易至此结束。

写到这里，我想引用漳州当代散文家陈子铭先生《大海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中的一段话：隆庆元年（1567 年），“明朝皇帝

在福建东南画下的这一道圈,使漳州商人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下,成为撬动中国东南沿海海洋贸易的支点。”“他们闯荡南洋,东渡台湾,南下广州港,尽显风骚数百年,并成为当地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对一个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老旧帝国而言,漳州商人无疑是那个时代颇具世界眼光的一群人。”

这话有点“穿越”。

月港开禁后,私人海外贸易随即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从月港出洋的商船“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列艘云集,且高且深”。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转贩东、西洋的海商人数亦急遽增多。海禁开放之初,官府发出的文引不过 50 张,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增达 137 张。据《东西洋考》记载,仅与月港进行贸易的就有东西二洋的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走私贸易。“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据统计,月港每年征收的进口税额在隆庆六年(1572 年)开始征收时仅有 3000 两,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已高达 35100 两,40 年间增加了十几倍,而且尚未包括大量的走私在内,明廷由此大大增加了饷税收入。

月港对外贸易的繁荣兴旺,对我国东南地区特别是漳州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月港的兴盛、海外市场的开辟,大大地刺激了漳州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丝织、冶铸、造船和制瓷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巨利、白银的大量内流,使漳州迅速成为一个东南大都会。

四、黄道周时代,外国人眼中的漳州城

显然,张燮对于漳州的描绘是中国式的,400 年之后的我们,只能在简洁的语言中想象,在想象中陶醉。

然而西洋人的观感却比较直接和实在。《中华大帝国史》绪论中